



上略

書講義

黃石公三略三十一卷

		五	漢
		三	書
		〇	門
一	五	一	五
一	五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元	五	三	〇	漢
函	一	五	一	書
一	七	五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05
冊數	15 (10)
函號	299 20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施氏三略講義卷第三十一

三略

淺山文庫

六韜三略本太公兵法而謂之黃石公三略者
按前漢張子房授書之事老人指穀城山下黃
石以為已而其所授之書乃太公兵法後世因
而謂之黃石公三略亦如詩本夫子所刪也後
世謂之毛詩以其出於毛萇之所訓也黃石公
三略其此意歟

上略

夫主將之法務鑒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

學

學 下同

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

軍國之勢所恃者賢與民耳非賢孰與謀非民孰
與用法曰爲國之道恃賢與民惟所恃者賢故必
舉英雄之心惟所恃者民故必通志於衆欲舉英
雄之心則必有以示其報賞祿有功所以示報也
欲通志於衆則必同其情之好惡同其好則可以
與之成之同其惡則可以與之傾之我之所爲民
之所好也與之同之故可以成吾之事彼之所爲
民之所惡也與之同之故可以傾彼之國昔者武
王之興十夫予翼此則英雄之心有所歸也崇德

學

報功非以賞祿有功乎明誓所告此則通志於衆
也迎師之民與之休息非以同其好乎倒戈之衆
皆與之共馳非以同其惡乎惟同其好惡此所以能
興周而滅商也後世光武中興鄧禹說之於鄴有
所謂於今之計莫如延擢英雄務悅民心鄧禹之
說不無得於此也
治國安家得入也亡國破家失入也含氣之類咸願
得其志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三仁去而商亡二老歸而周
禮百里用於秦而秦霸范增棄於楚而楚弱或得

或失一興一亡不無明驗也況天下之人秉氣以
至者皆欲得共所欲而遂其志軍法不云乎智者
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
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則人之
有志有孰不欲得其志此光武之於鄧禹所以有
日即如是其欲為者蓋亦欲使之遂其所志也
軍議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
者人之所助強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
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老子曰惟天下之至柔為能制天下之至剛惟天

體

下之至弱為能馳騁天下之至強是則若無能為
者乃可以大有為也若無所用者乃可以成其用
也柔之與弱剛之與強一而二者也自其跡而言
之則曰剛柔自其用而言之則曰強弱以柔視剛
柔似非剛敵也而柔能制剛者以其若無能為而
後可以大有為也以弱視強弱亦非強敵也而弱
能制強者以其若無所用者乃可以成其用也光
武以柔道理天下者也其於臧宮馬武之請却而
不從亦嘗舉是以為言而當時之稱光武者獨以
謹尊為多茲非取其能有所制乎柔則不爭不爭

而人服其惡足以感之也所以為德若夫剛則易
 犯故為賊焉弱則能下入故為人所助強則敵者
 衆故為怨所攻雖然剛柔強弱四者不可偏廢柔
 不徒柔也獨柔則失之懦故柔有所設而剛復有
 所施弱不徒弱也獨弱則失之怯故弱有所用而
 強復有所加此無他其始若無能為者其終必大
 有為其始若無所用者其終必見於所用四者之
 用各有所宜兼是而隨宜以制事可以有成矣方
 文王之尊養時晦若甚柔也而太勲所舉有所不
 憚其剛必有所施也武王之師渡孟津若甚弱也

而熊羆之士奮于商郊其強又有所加也文武之
 君惟兼是而制之此所以能造周而革商也謂之
 軍讖者軍讖古兵法之一書也三略舉軍讖以為
 言以其古者之言然也非已之私言也
 端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
 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
 智者見於未形故於端未見人莫能知之際而
 能知之其所以能知之者以其因敵而察之也且
 天地之理神而明之冥於造化之間若難知也然
 必與物推移即其所以推移者而求之天地神明

之理可知矣時運春夏物以之生而天地冲和之
氣於是乎鍾天地雖神明即諸此而可知矣用兵
之道亦猶是也變動之際若難知也然必因敵而
轉化兵有強弱有奇正其變固無常也其強弱所
示奇正所施必因敵而後用是能因敵轉化也及
其應之也待之貴後故不為事先彼動而後隨之
法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兩陣之間故不先事而
舉貴在於因敵而動蓋知造化之理有所寓則知
用兵之機有所施天地造化之理雖神明然必有

卒

匡

所寓故與物推移變動無常此用兵之機也機雖
無常亦必有所施故因敵而轉化以是理明是機
兵道盡矣然其用之也不可先事而舉必因其動
而隨之是又機有所待而因敵以用也昔越之圖
吳也吳未發而越先發范蠡力言其不可越主不
從率以無功是則事先不可為也及吳為伐齊之
舉而蠡因而襲之非能因而隨之乎
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
謀者為帝王師
有莫大之能者有莫大之功惟能知事之所舉與

敵之所為故能圖制其業至於無疆扶成其威
而如振天下使八極之遠各歸於正九夷之外
亦可以密定之茲非有莫大之功乎能有此謀則
可以為帝王師而與之共創大業矣昔者張良之
所以造漢者大抵出於此書此所以能為漢運籌
而立漢社稷也不然則何以有以三寸舌為帝者
師之言

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
存之動應事機舒之張四海卷之不盈懷居之不以
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曾臆而敵國服

以力制人者不若制之以心何則以力爭者人亦
以力拒不無傷民也孰若守之於心而使民不傷
其生者乎強者力也微者心也書曰道心惟微此
心說也人皆知以力相攻故莫不貪強至於守之
以心者亦寡矣故鮮能守微能守是心則兵革不
興天下之有生者莫是而以保其生矣聖人安得
不存是心而以應天下之機乎是心也其操縱有
術由是而推之可以不戰而收其成功矣其大也
舒而散之可以滿四海及其卷而收之又且盈
乎懷抱之間何其小耶此無他操縱之術當然也

德

體下全

其所以為是術者初非他求也所以為居守之道也居必以室宅今以心居故無待於室宅守必以城郭今以心守故無待於城郭雖藏之方亦之間而敵國自爾服矣舜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舜之所以守其心也舜惟守是心故好生之德可以治于民而所在可以成郡成邑何城郭宮室之有耶舜干之間可以使有苗格其所服為如何耶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強光能弱能強其國弱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所謂柔剛者德也亦勢也所謂強弱者勢也亦用

德 同者

也勢用有異施故其效有異著以是然而充之以為惠其效雖顯而未著故能柔能剛者特可以使其國之強光如所謂不夜其光之光同以其光明而可見也以是用而施之於勢則其效既明而且著故能弱能強有可以使其國之強彰如所謂厥類惟彰之彰國以其光之甚而且彰顯也自其所施者而求其所著者得無異效乎若夫不知所以兼用之術不失之柔弱必失之剛強一於柔弱者懦而不振故其國必削一於剛強者堅而必折故其國必亡此言失之一偏則必有弊也昔者文王

之肆不殄厥愾亦不殲厥問是能剛也故能光于四方此其弼光之效也武王之退而示弱而能羅之師復驅馳于商郊是又能弱能強也故能廣文王之聲而立武成之功非弼彰乎乃若魯之所為則失柔弱齊之所為則失之剛強故魯終以北面事齊其削可知也而齊則一跌而遽亡非亡國乎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支則策無遺所適如支躄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無間書曰右非賢罔又則為國者必以賢為助也又曰

非民罔與守邦則為國者必以民為本也信賢如腹心以其得人而為之謀也使民如四支者以其民之從之易也既得賢以為謀又得民以為用不動則已一有所用宜其動有成功而舉無遺策也慮多成則人服故有所適之慶如支體相隨骨節相救亦其勢之必然也故謂之天道自然其巧無間巧而無間者以其巧於為國非人之所間與也傳有所謂吾無間然者以其不能間與於其間也或又謂其心既同人不得而離間之也如所謂人不能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同也昔者高祖之興

也張良為之運籌陳平為之出奇高祖正以是而
 為腹心也及入關之際秦民大喜三秦可傳檄而
 定則民之從其所使寧不如四支之易乎故可守
 則守雖堅固陵之壁不以為怯可攻則攻雖促堦
 下之戰不以為躁策之無遺至於此一有所適其
 誰不從乎

軍國之要察衆心施肯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
 還之寃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
 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
 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

招之服者適之降者脫之

軍國雖有異勢而所治則無異理何則以其人均
 一心也惟其人均一心故必察衆之心而後百務
 可得而施夫人之常情好安惡危故危者必有以
 安之昔裴術儉之襲都支道迷士飢可謂危矣行
 儉一察而衆乃安非以安其危乎樂則進懼則退
 亦人之情也故懼者必有以歡之曹操追袁紹侯
 者白其騎之多而曹公則志意自如非以歡其懼
 乎數逆者人之所共惡也故還之猛獲奔秦秦不
 之受以其保之無益是能還其叛也小嫌不足置

三國志卷之三十九

留中故有冤者必爲之原之使得其平任城王道
宗爲尉遲敬德所擊目幾眇而太宗因思前世功
臣以釋之是能原其冤也人有所訴必其情之不
足也故必致其察王濬自以爲功大而爲王渾所
抑每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帝容恕之是能
察其訴也卑者或有可用必從而貴之許歷一言
而趙奢拜爲國尉是能貴其卑也強者易至於生
事必有以抑之臧宮馬武撫劍抵掌馳志伊吾光
武不與其請是能抑其強也人不可使有敵已者
故敵者必殘之項王高帝之敵也垓下之役必欲

殞其軀而後已是能殘其敵也貪者必欲趨其利
故必有以豐之信布之徒貪者也而張良則請擯
關東以予之所以豐之也人有所欲因而使之王
翦請六十萬人以擊荆秦王始不予而終必予之
是使其欲也人畏則怯故必有以隱之淖汜之役
河水流澌衆所畏也而王霸詭曰水堅可渡是能
隱其畏也人有謀可用則親而近之如鄧禹語光
武以深慮遠圖光武常令之止宿於中與定計議
是能近其謀也讒言進則事敗故必覆而滅之太
宗之世有男子上急變者太宗立斬之是讒者必

覆滅之毀人者必損其實故始雖信而終必復之
人言陳平盜嫂受金帝始雖信之而終復任之反
者則不循理故必有以廢之人言韓信及高祖輜
車以執之是廢之也人有橫逆從而挫之張敖不
禮高帝而帝使人捕之是挫之也蒲者必自盈故
當有以損之七國地大景帝削之是損之也歸者
必有以招之所以懷之也光武命諸將以平定安
進長安之吏民是招之也服者不可殺必活之益
子既服光武待以不死是也人既降則必與脫其
難高暉日越降光弼令與俱來是也凡此以上皆

因衆心而施之也

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

地有異勢據其勢則必欲各盡其法固者形勢之
地可恃以爲固故必守之守之則以城稱地以人
稱城所以爲守也阨者阨塞之地其地爲小故必
有以塞之塞之則必先盈之以待敵所以塞之也
至於難則險難之地故必分兵以屯之屯之則欲
使首尾相應烟火相及而後可以屯之也昔高祖
之興漢也於成臯則塞之於太行則杜之於白馬
津則守之凡若是者皆盡其所以據之之法也

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

兵法廓地則分利故得人之利者不可以自有必
分以予之使共其利獲人之城則割以予之獲之
之地則裂以分之獲人之財則散而界之皆所以
分其利也高祖之興也齊國雖大以王韓信趙國
雖險以王張耳秦府雖多以委諸將凡若是者皆
所以分其利而與之共之也

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
敵暴緩之敵恃義之敵睦携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
放言過之四網羅之

法曰變生兩陣之間故於敵動之際必有以伺之

楚子與伯州犁登巢車以望晉軍所以伺其動也

法曰以近待遠則近者為得勢故必備之吳漢與

蘇茂既戰還營之際可謂近矣吳漢乃推牛享士

使人倍其氣所以備之也法曰強而避之是強者

不可敵必有以下之而後可王後之兵可謂強矣

而石勒則從而推戴之是能下其強也法曰以佚

待勞是佚者不可近也故必去之司馬懿討文懿

阻遼以待之可謂佚矣而司馬懿則棄之而直擣

襄平是佚則去之也法曰毋待其不來吾有以待

孫子兵法卷之四十一 十一

之則敵之憑陵於已者不可無以待之吳楚之兵
 素號輕剽及攻東南之際亞夫使備西北蓋欲以
 是而待其陵也法曰暴必以詐服則以暴兵而加
 之者吾當有謀以緩之使不得逞其暴入關之始
 項羽欲伐高祖是暴也而高祖則使項梁以備他
 寇為辭是欲有以緩之也法曰以義治之之謂正
 敵悖則彼悖於正也彼悖於正吾則以義正之夏
 商之季皆悖也湯武之興皆以義正之也法曰親
 而離之敵之睦者是彼之情親也親而離之則其
 情睽矣武後之與朱滔其始非不親也及者寬一

說武後而朱滔無死所矣是能携其睦也既知所
 以應敵之道斯可以施制敵之術自敵動伺之而
 下皆所以應之也應之必有以制之故於是乎順
 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是又制之
 之術也蓋踐墨隨敵戰事乃可以決故其始則順
 其所舉而挫之使不得逞其志因其形勢而破之
 使不得施其力然兵有奇正正不獲意則權之以
 奇故又放言過之所以出其不意四網羅之所以
 使之腹背受敵昔行儉之討都支也以其動安西
 之地連吐蕃之和行儉因得以順而因之以致其

罰行儉知其勢之未可以全勝乃揚言駐軍偽示
 間瑕此所以放言過之及都支不設備乃召四鎮
 酋長而為討襲之計是又以四網羅之也制敵之
 術行儉其得之矣順舉之說人或謂所舉之順是
 兵以正舉也所舉者正則彼服其罪而師出有名
 故可以因勢破之
 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為者則已
 有者則亡焉知利之所在彼為諸侯已為天子使城
 自保令士自取
 事不可以有心為也有心於為之者事未必遂故

既得之矣則不可以為己有此無心於取之也既
 居之則不可求所以守之此無心於保之也惟其
 不有則其歸之也必眾惟其不守則其覆之也必
 堅此豈有必於求天下也則分為千八百國其皆
 自以為己有乎其居之也則使之睦乃四隣以藩
 王室其肯求所以守之乎拔人之城不可則已又
 而拔之是有心也去民殘必為之立其君不立而
 取是有心也惟無心於拔之則師至而人必降惟
 無心於取之則刑舉而德復明是豈有心於伐人
 者耶春秋之際楚以浹旬之間而克二都則其拔

一史合補卷三十一
 一四

之豈以父耶鄭伯使公孫權奉許叔以君許東偏
 是又立而不取之也天下之事惟出於無心故為
 之則已以明其義之所出也有者則亡以其利之
 有所分也利既分矣吾安知其利之所在吾不過
 總其權而位於上以為天子使彼士者則分其地
 而治之於下以為諸侯夫如是故不勞於守而其
 守也堅何以能堅其守以其使城自保也惟不貪
 其利故其分之也均何以能均其利以其使之自
 取也昔高祖得天下之際捐數千里與豨布之徒
 封各四者戶與趙之子弟高祖安知其利耶高祖

之所知者不過今日方知皇帝尊矣天下之利非
 所知也韓信得齊則因而王之所以使之自保也
 子房願留則因以封之所以使之自取也
 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為親下下為君下下者務
 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歛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
 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
 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
 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君與親均為人之所歸也內則有親上則有君親
 之所聚必原其本之所自君之所尊必得其民之

所往世之人皆能祖祖是能推其本之所出而以
明其親也鮮能下下是不能得民而以爲民也周
人之法有所謂宗以族得民有祖必有宗宗之所
以能得民者以其能祖祖也至於下下而爲君則
必有君道者乃可以君之也若文王之不悔武王
之不洩是能下下也下下乃可以爲君此文武之
所以王也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所以勸民以
務本也薄賦歛不匱其財所以寬民以足用也罕
徭役不使其勞所以舒民而以養其力也夫如是
則國可以富殖家可以娛樂既富庶矣而不有以

三十一
十五

治之不幾於失其性乎故又選士以司牧之所以
化之也昔文王之在西土也即康功由功所以教
之務耕桑也以度邦惟正之供所以示其薄賦歛
也靈臺之作不日而成其徭役之罕又可知也文
王之所以治其國者如是而又得南宮括散宜生
之徒往來以迪彞教使文王之德降于國人則所
以司牧之者又得其士矣夫所謂士者以其有英
材雄略者也凡武王之所任者皆其人也既得其
人則敵國可不戰而服故羅其英雄則敵國窮夫
國之強弱不在於兵食而在於士彼國之士既爲

三十一
十五

我所得宜其國窮也。十夫予翼，一老既歸，商人不復有國矣。此所以能窮之也。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幹與本，一而二也。本根也，幹株也。木以本而固，以幹而強。有賢無民，其本不固；有民無賢，其勢不強。賢者能強人之國，故以幹言。庶民能固人之國，故以本言。傳有所謂公輔國之棟梁，則其為國之幹也。明矣。書有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則民國之本也。又明矣。為國之道，恃賢與民。故得其幹，收其本，而可以使政行而無怨。文王之興，多士濟濟，此則得賢以為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此

則得民以為之本也。發政施仁，民樂其德。又何必怨之有。

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而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兵不在兵而在所以用之者。故用兵之要，必崇禮而重祿。禮所以待下，不可或苟；必崇之而後可。祿所以賞功，不可或輕；必重之而後可。古者軍幕未辨，而不言倦；軍食未熟，而不言飢。所以崇禮也。祿

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所以重祿也古之人若是者非徒爾也必有所致也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蓋待之者隆則可以來其謀養之者厚則可以激其節禮崇而智士至非以來其謀乎祿重則義士輕死非以激其節乎昔者燕昭王築臺以禮郭隗其禮為甚崇也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而四方賢士皆歸之非智士至乎漢高帝捐數千里以益信布之封棄數千金以委陳平之用其祿為甚重也故周苛以守城而陷紀信以誑楚而亡而用食其亦不恤齊人之烹非義士輕死乎

故祿賢不愛財所以厚其所待也賞功不踰時所以速其所報也蓋祿重則義士輕死所以祿賢不愛財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所以賞功不踰時待之者既厚報之者既速則下必并力為上而敵國可削矣昔者唐太宗不惜玉帛以予秦瓊是祿賢不愛財也立賜仁貴金於行陣之間是賞功不踰時也夫如是故士樂為用而群盜可除此其效也故夫用人之道不可以無爵祿爵所以勸之也蓋人孰無欲富貴之心今而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可以副其心之所欲故士自來亦不可以

無禮義禮義所以激之也蓋人孰無知廉耻之心
今而接之以禮勵之以義則可以感其心之所為
故士死之昔高祖之於韓信也一見而授以大將
軍印其於陳平也一聽而予以數千介金則高祖
之所以尊之贍之者至矣楚之諸將豈不肯楚而
歸漢乎將壇可設有所不辭編素可為有所不憚
則高祖所以接之勵之者至矣周苛紀信之徒烏
得不為之死耶

卒下全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
兵有全勝敵有全囚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

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醪不能味一河
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
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弁將不言倦軍竈
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
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
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
取萬

帥卒

卒

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故為將帥者必與士卒
同滋味而共安危既與之同共助可以得其死力
故敵可得而加穰苴唯與士卒平分糧食故能使

卒

心

病者求行爭奮以却燕晉之師田單惟身操版捕與士率分功故能使怒自十倍以克燕師大抵馭衆有術則可以必勝志在愛人則可以安人兵有全勝此言馭之有術而可以必勝也敵有全囚此言必乎愛人而可以安人也昔者吳起全勝六十四充國欲以全取勝此兵之全勝也穆子入鼓不戮一人李愬入蔡不殺一人此敵之全囚也是以昔之善用兵者必有以得人心人有饋一簋之醪者最為微小而善將者不欲自享於已使投諸河與三軍共之以一簋之醪味一河之水固未甚

三略講義卷三十一 十九

卒 竈 卒

可飲也而三軍感其無私故樂為致死誠以滋味與已共也昔者越王之將兵也嘗有饋醪者使投之河以與士卒共而會稽之役得以成功非其效歟故軍讖言井未達不言渴幕未升不言倦竈未炊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此言將欲與士卒同勞苦共寒暑齊飢飽也其在尉繚子嘗言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陰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其在太公則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是

三略講義卷三十一 十九

乃就食是乃軍識之所載也將惟知寒暑飢飽之
審而見勞苦之明得不謂之禮將將而不能服禮
何以能下人此所以謂之將禮也惟有禮以下人
故不惟與之安雖危亦可與之共惟有以得其心
故可以得其力是以其衆可合不可離可用不可
疲其所以然者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蓋必有以
感其心而後人思爲用有以吐其心而後人樂爲
用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此無他其心有感則
其力必倍法不云乎以寡勝衆者恩也光武推赤
心置人腹其恩之所蓄亦不倦矣故雖二千之兵

可以挫尋邑之百萬非一取萬乎

軍識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
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
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入士率用命乃可越境

欲人有所畏則必有齊之之法欲功有所成則必
有馭之之法欲人力於進則必有帥之之法將之
所以爲威者欲人之知所畏也然非齊之以号令
則不可法曰修吾号令則所以爲威者非號令其
可乎戰之所以全勝欲其功之有成也然非馭之
以軍政則不可軍政者賞罰也軍政何以知其爲

卒

號

下全

賞罰按左氏傳楚子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杜氏釋之曰不設賞罰之差則軍政之為賞罰也明矣况下文言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則賞罰誠軍政之所寓也法曰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則欲有全勝之政者不可無軍政也至於使之力於進而輕於戰必其帥之有法故能使之用命也法曰士率用命則戰無強敵是用命而乃可以使之輕戰也昔李光弼北城之戰三麾之地所以為号令也賞罰必當所以為軍政也死生以之又所以使之用命也光弼惟備是三者所以能使之不敢仰視而

北城之役可以一舉而成功者皆其效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蓋令在必行權在必用令而不還則令必行也賞罰必信則權必用也如天如地言其可信如天地之不易也夫天有風雷所以為号令也雷不一風不再而將無還令實似之天有陰陽所以為賞罰也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而將之賞罰之信實似之取其有不易之理故可以為馭衆之術此如天如地所以可御人也是亦光弼北城之号令賞罰也至於士卒用命則亦其所以馭之者有術故士卒用命而可以越境致戰此班超在

二二日全書卷之三

二二日全書卷之三

卒下全

列

西域之際二十六人所以皆從司馬者用命也
 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破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
 使保軍垂衆不可使伐人攻城則不拔圖邑則不廢
 二者無功則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則將孤衆特以守
 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
 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
 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
 總兵之權則在於將故統軍持勢者將也成戰之
 功則在於衆故制勝破敵者衆也強弱所示行陣
 所列皆將之所以統軍持勢也慶鋒陷陣戮力就

不列皆衆之所以制勝破敵也韓信井陘之役背水
 之陣旗鼓之設固信之權也至於死戰不可敗則
 衆之所爲也非信獨能也此制勝破敵所以又在
 乎衆雖然料敵制勝上將之道而此以制勝破敵
 歸之衆者蓋將所以用衆而衆則爲將所用故制
 之之力在於衆而制之之術則在於將故法又曰
 將能制勝將固可以統軍也然亂將則何以使之
 保其軍衆固可以制勝也然非衆則何以伐人以
 之攻城則不能拔人之城以之圖邑則不能廢人
 之邑二者既不可以立功宜其士力無所激而至

卒下全

於疲弊士力疲弊則將與衆格故將孤而衆恃以
之守則無以自固以之戰則自至敗衄若是者徒
老其兵也兵老則人疲故將威不行將無威則
何以馭衆此士卒所以輕刑士卒惟輕刑則必不
可得而用所以失在逃亡而敵人乘而敗之必矣
此正郊之役晉餘師不能軍井陘之役趙將不能
正其奔潰也

惠

軍議曰良將之統軍也怨已而治人推慧施恩士力
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
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

惠下全

惠下同

者卒

將惟能盡待下之道故可以作其敢爲之心怨已
治人推慧施恩此良將待下之道也將之所以怨
已而治人者以其能推已之所欲而以治人故勞
苦寒暑必與之同推惠施恩者以其有恩慧以及
入也以恩慧而及人則凡人之所不逮者吾皆有
以恤之待之若是則士之感戴而思奮者宜其力
之可以日新也昔吳起善統軍者也康平可以得
士心則所以怨已待人者有得矣吮疽可以得死率
則所以推慧施恩者得矣夫如是故能使吏士不
待令而奮者以萬數則其士力之新爲如何士力

既日新矣則無所用而不可以之而戰則如風發以之而攻則如河決如風之發言其勢之震蕩也如河之決言其勢之奔突也惟其有不可禦之勢故無或敢禦之人是以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則其誰敢禦之耶昔岑彭之用兵馳至成都勢若風雨則其勢之不可禦也至使公孫述大驚而蜀兵為之敗走則又孰敢當之而求勝之耶用兵若是固可以勝矣若夫以勇帥下者其兵方不可敵也故有陣則先陷有城則先登是能以身先入也惟能帥之以身故其兵無敵而為天下雄矣

卒

昔薛仁貴之為將自恃驍悍著白衣以自標顯持戰腰弓奮呼而前至使太宗喜魁將之得賊衆有奔潰之敗則其兵之雄為如何
 軍識曰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裡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震軍識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
 用賞者人之所欲而用罰者人所不得已故軍以賞為表所以顯而示之於其外也以罰為裏所以

忍而藏之於其內也示之於外則可以使人之向
 慕藏之於內則使人知耻而不犯法曰明賞於前
 決罰於後前賞則使之慕後罰則抑之是亦表裏
 之意也又曰賞如山罰如谿山則易見谿則易避
 是亦表裏之說也昔湯之誓師也有曰用命賞于
 祖不用命戮于社賞必於祖以祖主乎陽所以顯
 之也戮必於社以社主乎陰所以隱之也亦表裏
 之所寓也賞罰明則將威行以其權足以馭人而
 人必畏而從之也法曰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
 也是則刑賞明而後將威以之行也北城之役刺

卒下全

賊者有賞不刺者有斬則賞罰亦明矣三麾而死
 生以之軍中莫之敢仰視則其威為如何至於官
 人得則士率服此言將善擇吏而可以得士率之
 心也子儀所取得人見於幕府之六十人光弼所
 部皆章章可稱則官人可謂得矣至使恩信所結
 雖叛率亦德之旗麾所指舉諸軍無不奮則其士
 率之服為如何若夫所任之賢則君善擇將也故
 可以警敵人之心肅宗委子儀以河東之事則所
 任賢矣至使吐蕃為之去回紇為之驚非敵國震
 乎節度光弼於范陽則所任賢矣能使思明為之

駭周摯為之道非敵國震平賢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如此故軍識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以其兵之所指人必降伏而莫之敵是亦子儀光弼之所以勝也士可下不可驕者下之所以使之從所馭也驕則變生如後唐莊宗之兵驕而不可過則兵驕為大患也奚可哉將可樂而不可憂樂之則敢於進戰憂則怯矣如且元之懼有敗衄而為劉裕所敗則將憂大患也奚可哉謀之深則秘而莫知疑則無斷故可深不可疑昔諸葛亮謀多決少則疑矣士之所以不可驕者以其下不順必至於犯上

矣將之所以不可憂者以其內外不相信必至於敗事矣謀之所以不可疑者以其已疑而敵奮必見奪於人矣凡此者皆其所不可也故以此攻伐則必致亂此法所以有亂軍引勝之說也

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軍識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

將者國家安危之所係也故為國之命法曰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則將為國之命也明矣將惟為國之命故必能制勝者乃可以使國

家安定是以吳漢隱若敵國李勣賢於長城得若
 人而用之何懼其不安定也其在軍識不獨能制
 勝也清靜平整受諫聽訟納人採言知國俗圖山
 川表險難制軍權無所往而不欲盡其能也清靜
 者將之所以定其心也平整者將之所以正其法
 也法有所謂靜以幽正以治者此清靜平整之說
 也諸葛亮開門却洒彼其心蓋有得於清靜之能
 也戎陣整齊彼其法蓋有得於平整之能也能受
 諫則言無不從許歷一諫而趙奢用之以勝能受
 諫也能聽訟則爭者以息尉繚子言將理官是也

能納人皆為用李愬得秀琳李祐輩皆用之是能
 納人也能採言則能知時事晉人以童謠而取虢
 是也能知國俗則可以知敵之情陳湯知郅支情
 習外國事是能知國俗也能圖山川則知其道徑
 之所由鄧艾每見高山大澤輒規畫軍營處所是
 能圖山川也能表險難則可以遠其害矣馬援聚
 米為山谷指示形勢是能表險難也夫惟盡行軍
 之法故能司其權而居其任所以終之以能制軍
 權蓋惟能盡是數者之能乃能制軍之權柄而為
 將也

廟

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言廊廡之語興衰之
事將所宜聞

廟
下同

仁賢者臣也聖明者君也君臣之間所不同者分
而所同者謀故仁賢之智即聖明之慮也負薪者
賤而在野者也廊廡者貴而在朝者也貴賤之間
所不同者勢而所同者議故負薪之言即廊廡之
語也取孫皓者羊祜之謀也而武帝之謀亦與之
合平淮蔡者憲宗之謀也而晉公之謀適與帝合
是則仁賢之智其與聖明之慮殆同乎一謀矣戰
城濮者晉之朝臣之議而輿人之誦亦舉焉奔虢

公者章謹之言而晉臣寔誦之是則負薪之言與
廊廡之語殆出乎一議矣智慮言語之間莫非古
昔興衰之事將之所宜聞也胡不觀之孫權以書
與呂蒙使之讀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答以豈欲
卿治經為博士耶但當攬涉見往事耳是則興衰
之事將可不聞之乎

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
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已則下歸各自
伐則下少功信譏則衆離心貪財則姦不禁內顧則
士卒望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

卒

奔北有四則禍及國

人惟急於得人故人亦樂告以謀將思士如渴以
其急於得人此以得人為急則人之有謀者詎不
以告乎昔者李愬之為將也惟誠待士則其思士
之心亦切矣故士良則獻以禽秀琳之策秀琳則
獻以取李祐之策非思士則策從焉若夫拒諫則
失士心故英雄散策不從則拂其謀故謀士叛善
惡同則功過無所分故功臣倦專已則失於自用
故下歸咎自伐則矜功故下少功信譏則不專任
故衆離心貪財則無以律下故奸不禁內顧則下

卒

必化之故士卒率淫凡此八者皆將之過也有一則
無以歷人心故衆不服有二則無以為下法故軍
無式有三則人不為用故下奔北有四則兵必敗
故禍及國蓋言所失多則所害大也

軍議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
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
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闕內則禍不制
財入營則衆奸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

機在將不可不秘而所以致用則在乎心之齊心
在衆不可不齊而所以致戰則又在乎勢之速謀

之密是其機秘也衆之一其心齊也攻之疾是其
 勢速也是三者其序不能無先後也必先有以密
 其謀而後士衆之心可得而一既有以一其心而
 用之致戰又必致其疾法曰陰其謀密其機則將
 謀必欲其密也又曰用衆在乎心一則士衆心欲
 其一也又曰兵之情主速則攻敵必欲其疾也昔
 張子房親得是書者也觀其運籌帷幄之中是欲
 密其謀也與天下共誅殺義帝者是欲一其心也
 及垓下之戰援桴鳴鼓惟恐其後者是又欲疾其
 攻也傳言張良受書老人且而讀之乃太公兵法

則其所學六韜三略驗於此矣將謀所以欲密者
 以其密則人不能料故可以息人之奸心不密則
 如馬邑之伏匈奴覺之而去之矣士衆所以欲
 者以其一則人心不散故軍心結不一則爲淮淝
 之衆一揮而亂莫止矣攻敵所以欲疾者以其疾
 則人不及禦故備不及設不疲則爲三年不下一
 城而反敗於田單矣軍惟無此三者故其計必定
 而不爲所奪若夫謀而泄則權不可用故軍無勢
 內爲外所闕則人得以圖已故權不可制財而入
 營則人以爲貪故衆奸增將有此三者皆不足以

統軍故軍必敗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逆怒則一軍懼軍識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識也

法曰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是將不可無慮也將既無慮則謀士不合故去之項羽不用群策而陳平之徒皆背楚歸漢是謀士去也法曰危之而恐者勇也是將不可無勇也將既無勇則士氣不振故吏士恐且亢懼有敗衄而士無鬥心是吏士恐也法曰合於利而動是將不可妄動也將既妄

桓玄

卒 遷 卒

動則是不能持重也故軍不重趙括出銳搏戰而四十萬之衆率降於秦是軍不重也法曰將不可以愠致戰是將不可以或怒也將既逆易其怒則怒非其正故軍危懼曹咎怒高祖之厚已而舉軍渡汜率之敗走其懼可知也是以軍識以慮與勇為將所重以動與怒為將所用蓋兵之將用也必欲智與力以兼資兵之既用也必欲機與氣而並得慮即智也勇即力也動則有機怒則以氣智雖能慮不可驟也必契其機而後動勇雖有力不可挫也必激以怒而後進故慮與

三十一 三十二

勇為將所將所重而動與怒則乃其所用也昔者
趙奢謂韓可救可謂能慮矣及其用也則不敢妄
動必待秦間既遣然後卷甲而趨是乃動而致用
也吳漢嘗先登陷陣可謂勇矣及其用也則必激
其怒故激怒軍士人倍其氣然後齊鼓而進是乃
怒以致用也慮與勇將之才也不可或闕故為將
之所重動與怒乃所以制敵也故為將之所用是
四者皆將之所不可忽故為將之明誠
軍軍議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議曰香
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故禮者士之

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
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
不倦則士爭死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財與賞軍之所不可無也
故無財則不能致之來無賞則不能使之往古者
賞功不踰時祿賢不愛財此財與賞所以不可無
也軍議又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
死夫魚之所以懸於釣者以其為香餌所誘也士
之所以死於上者以其為重賞之所役也昔者太
公之釣於渭濱也彼其意非為釣也意有在也觀

釣

其谷文主曰公餽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
 是則人之死於賞寧不猶魚之懸於餌乎故禮者
 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蓋有以待下則人必慕
 有以報下則人必勵禮所以待人也敬人者人常
 敬之此士之所以歸之也賞所以報下也貪其利
 者必弃其身此士之所以死也法曰禮崇則智士
 至祿重則人土輕死亦此之謂也昔燕昭王築臺
 以禮郭隗是有禮也而樂毅劇辛之徒皆歸之是
 歸其禮也漢王捐數十金捐關東地是能賞也而
 紀信周苛之徒皆死之是死其賞也入惟歸於禮

吾則盡其所以待之之禮所以招之也人惟死於
 賞吾則明其所以報之之賞所以示之也既有以
 來之則彼之有所求者無不至矣禮與賞固可以
 得之也然禮而後悔者是不能盡禮也故士不止
 於此賞而後悔者是有所吝嗇也故士不可得而
 使醴酒不設穆生是行非禮悔而士不止乎刻印
 刻忍諸將背之非賞悔而士不使乎惟其禮賞不
 倦則有以得人心故士爭為之死

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
 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

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兵之所用者異則德之所感者亦殊興師之國此
 兵之所舉也攻取之國此兵之所加也興師之國
 以隆恩為先務此言欲伐入者必先以恩而感吾
 之士率也攻取之國以養民為先務此言既伐彼
 之國則必養彼之民而以得其心也有以感吾之
 士率則吾之士率必力於戰故吾兵雖寡可以勝
 眾寡固不可以敵眾也而或可以勝眾者以其有
 恩以感士率之心也有以得彼之民心則彼之人
 民心知所歸故吾勢雖弱可以勝強弱固不可以

敵強也而或可以勝強者以其致養以得百姓之
 心也昔者文武之興也方其西土脩德之際此正
 興師之國也必發政施仁者所以隆恩也及其武
 成集勲之際是為攻取之國也必散財發粟者所
 以養民也惟能隆恩故可以寡而勝眾以三千臣
 而克億兆之人非以寡勝眾乎惟能養民故可以
 弱而勝強由百里而王天下非以弱勝強乎是以
 古者良將之於士也亦必欲有恩以及之養士不
 易於身言以已同之也惟以身同之則人必感激
 而思奮故雖三軍可使同乎一心而其勝亦可以

全矣田穰苴善養士者也身與士率平分糧食則所以養者不易於身矣至使病者求行爭奮而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渡河其三軍一心而全勝可知也

軍識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民有飢色樵蕪後饗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國

積ツヨク

孫子曰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知校計索情之說則知用兵之要必先於察敵也察敵之道不過乎財用糧食強弱天地兵勢虛實也蓋敵之所以能堅守者以其財食之足也以其士衆之強也以其天地之得也以其兵勢之實也苟爲不然則可克矣袁紹據有益州之粟曹操則焚其積聚是能視其倉庫而制之也公孫文懿食支一年司馬懿則以急攻取之是能度其糧食而制之也楚漢雌雄未決之時韓信言雖強易弱是能計其強弱而制

卒

之也仁貴知歲星在午知鳥海之險瘴是皆察其
天地之所在也蕭銑以秋潦濤漲不設備李靖因
而乘水傳壘以往是能伺其空隙之所在也惟其
所以察之者無一而不盡所以制之之術斯可得
而施矣若夫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必其國虛
也古者有出戍之率則有轉輸之夫今無軍旅而
運糧必其國虛也民有菜色必其無積聚而窮也
古者堯湯之世水旱相仍而民無菜色以其備先
具也今無故而民有菜色其窮可知也且國之所
以窮者以其有師也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

輸則百姓貧轉輸之際饋糧於千里則民不足於
農務故民有飢色樵蘇之民隨後而爨以供軍食
而食有不宿飽者以其衆之難給也師徒之費如
是其難則師其可妄興乎此李左車之告陳餘絕
韓信之糧道所以舉此言且運糧於百里之間則
國必無一年之食一百里則必無二年之食三百
里則必無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國不可以
無三年之蓄今運糧三百里而無三年之食則其
國之虛可知也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相親

二十二日各補... 三十一

敵攻其外民盜其内若是則不足以待敵矣故是謂必潰以其若是則必潰亂也
軍讖曰上行唐則下急刻賊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

此言上行下效皆以暴虐為事故上行唐則下必急刻重其賦斂以傷民財酷其刑罰以傷民命夫如是則民無所措而至於自相殘賊若是之國不亡何待此則商之季世秦之末年其亡也必矣

軍讖曰内貪外廉詐言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

譽下全

此言奸詐之人内實貪婪外示廉潔惟其外若廉潔故可以詐言而取名竊公家之物以自為恩而施於民令上下皆昏而不獲以情通方且飾躬正顏詐為正士以取高官此盜臣也是為盜端此則魯之奸臣少正卯之徒之所為也

軍讖曰群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倍相誣是謂亂源

此言朋黨之為患黨同己者去異己者故各進所親奸枉者附己則招舉之仁賢者異己則抑挫之背公立私則其用心私而不公同位之間必不相

李

和故相謗訕亂自此始故謂之亂源此則唐之中葉牛李之徒朋黨者之所為也
軍識曰強宗聚奸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譁誼臣蔽不言是謂亂根

德

此言世俗之強大也其宗強大而又聚奸以為援雖無尊位其勢亦尊以此樂人故無不震小大皆然如葛藟之相連種意立恩以植其黨故奪在位權而於民則侵侮之國內雖誼譁不平而人臣畏之莫之敢言亂已立矣故謂之亂根此則漢之季

世王氏擅權之禍也

軍識曰世世作奸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愈其君是謂國奸

此言陪臣窮柄世世為奸侵盜縣官國之府庫之所司也進退求便利於己而不恤於公也委曲弄文所以欺下而罔上故以危其君此奸臣也故是謂國奸此則魯之三桓齊之陳氏也

軍識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苦強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咎

此言政無所統一故吏多民寡尊卑相苦強弱相

三卷論義三十一 三十八

虜下不知所從故逆相欺罔如是而上之人亦莫
 之禁雖有君子亦將淪昏而陷之矣國安得不受
 其咎此正晉之政出多門而民無所適從是也
 軍識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
 受其害

此言見賢必用見不肖必去者或疑貳之心生可
 用不用則賢者必退可去不去則不肖者必滋宜
 其賢者隱蔽而不肖者在位矣所任非人國必受
 其咎此則郭父老言郭之所以亡也

軍識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

不忍廢國受其敗

此言強族之侵逼也本強而枝葉大則宗族大而
 國微也比周居勢皆同惡相濟之人卑賤凌貴則
 欺下而犯上也若是之徒久則必大而上不忍廢
 之此所以敗其國此則魯之桓莊之族逼公室是
 也

軍識曰佞臣在上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
 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誅謗盛德誣
 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已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
 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

此言統軍不得其人故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
於衆言自用也無進無退苟然取容言不知進退
而徒欲取容於國也惟專任故伐功有德者無所
容而無功者或見述人無善惡同已者用彼惟不
知所用故事必稽留而命令不通行矣造作苛政
欲使人之畏已也變古變常自任其智也若用此
人必不能成功故受禍殃此唐使魚朝恩為監軍
容所以王師無統也

軍識曰奸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雍塞主聰各
阿所私令主失忠

許辨

舊

此言奸雄迎相推計以植黨與主為之惑故其明
以蔽交相稱譽而人主亦莫之弁故聰復為之壅
主既無所聞見而彼之奸雄用以逞矣故阿附所
私雖有忠臣亦無所容所以能令主失忠此則唐
之鄭訓鄭注之徒蔽主蔽賢之禍也

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奸雄乃邀主任白
齒萬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
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此言人君當審所觀聽明所取予異言易以惑衆
故主察異言則可以覩其事之始萌從而止之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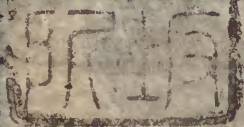
舊下全

蔡流言成王命周公誅之此能察異言而覩其萌也儒賢與奸雄勢不兩立君子進則小人退故主聘儒賢則奸雄乃遁漢任汲黯淮南寢謀此則儒賢用而奸雄遁也白齒乃老臣也所謂故國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能任白齒老臣則事無不理矣秦穆公不信蹇叔之言及敗於殽乃思黃髮之詢以罔愆過是任白齒則萬事理也岩穴之士無心於求進故聘岩穴之士則可以得其實高宗得傳說於岩野之間一朝而置之左右三篇所陳無非治道之所寓可謂得其實矣負薪雖微

廟

德

而謀有可採故負薪所言即廊廡之語宜其謀及負薪而功乃可述也此晉人所以採與人之誦而以成城濮之功也有德者乃可以洽人心故不失人心者必其惠之洋溢也此朝覲謳歌獄訟所以歸之舜禹者德之所及也



施氏三略講義卷第三十一終

三略講義三十一

四十一

